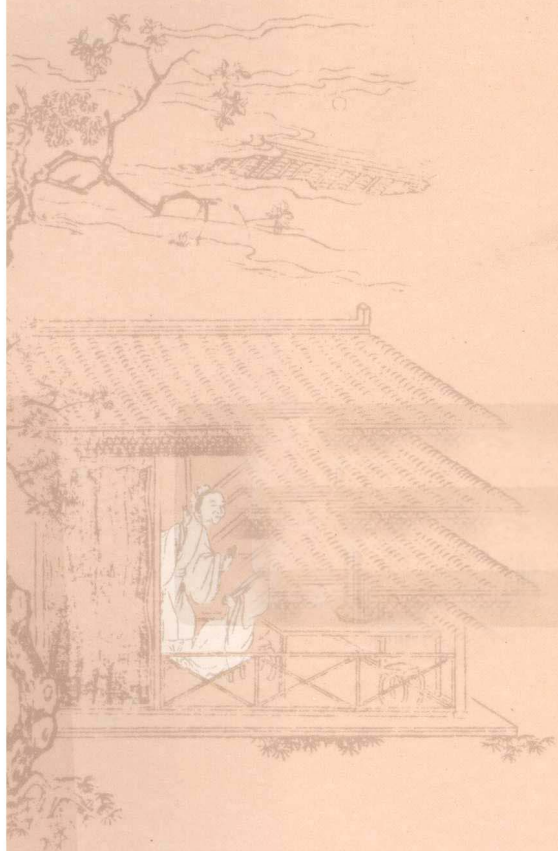


# 金瓶梅

## 平凡人的宗教剧

孙述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金瓶梅

## 平凡人的宗教剧

孙述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孙述宇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5-5771-4

I. ①金… II. ①孙…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3461号

##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

孙述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版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8.5 插页2 字数 100,000

印数 1-5,100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771-4/I·2275

定价 18.00元

## 自序

《金瓶梅》是以一种讽刺和批评性的体裁入手的，作者不满《水浒传》中武松报兄仇的叙述，他沿袭这个故事，稍作修改，开出新局面。这种笔法在英文有几个名称，常见的是parody。英国小说在十八世纪第一回繁花盛放时，“四大家”之一的亨利·菲尔丁（H.Fielding）曾使用这样的笔法来嘲弄另一位大家塞缪尔·理查逊（S.Richardson）。事缘理查逊出版了小说《帕美勒》（*Pamela*，或译《美德有报》），讲述寒家少女帕美勒（姓Andrews）入城市为佣，男主人慕少艾，屡图染指，帕美勒恪遵父亲诫命，一直守身如玉，终于感动主人迎娶其为妻，让她飞上枝头，入了富室。菲尔丁不喜欢这个“好品行有好报”的故事，他立即另写一本小说，题为《约瑟夫·安得鲁斯传》（*Joseph Andrews*），讲述帕美勒的弟弟约瑟夫如何也因贫寒外出为佣，主家恰是姐夫的姐妹，这位富家女子同样见色起意，强他就范。约瑟夫的行动是可预期的，一方面他有“守身如玉”的家训；另一方面，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中的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曾为主妇胁迫，但并没有就范。这个约瑟夫也不肯失身，于是女主人恶待他，与数千年前那个埃及女人如出一辙。菲尔丁这样讲故事，不必呼名道姓就批判了理查逊。

《金瓶梅》的作者在比菲尔丁早两三百年的时候，使用了差不多的笔法。他修改《水浒》中武松报兄仇的故事，讲述这位都头如何未及下手杀西门庆，已被官府逮捕，流放他乡，于是西门毫发无损，还纳了潘金莲为妾。故事叙述至此已有所批判了，它说出的道理是，像西门这样有财势的恶霸，偷了卖饼贩子的老婆算得什么？得手后平安无事是世情之常，《水浒》中的报仇故事只是大快人心，其实欠缺真实性。这一点，与菲尔丁批判理查逊差不多。但《金瓶》其后的叙述更有深意。武松流放了，西门庆的日子过得更好，愈来愈富贵，妻财子禄都齐全，他纵情声色，无所不为，更在志得意满之时说尽狂妄的话。只是荣华是镜中花，水中月，不多久他就因纵欲身亡，武松刑满返乡待要复仇，只余潘金莲和王婆供他屠戮。作者用这一番修改道出《水浒》之不足，他认为罪业深重的西门庆，如果写成死在武松刀下，我们只见到报仇凶杀，不见人生的大道理；若要讲出佛家深刻的果报之理，应当叫西门寿尽于自己手中，命丧自己选择和安排的生活里。依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金瓶》中的西门庆胡作非为而自鸣得意之时，步步种植恶果，这些因缘织出一大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最后把他收了。

我们这位不知名的作者下笔写这小说，就给佛教文学开了生面。佛教原是个最具合理性的宗教，释迦牟尼汲取“六师外道”诸家思想精华，以所谓“四圣谛”和“因缘”这些平实的道理取代了神话迷信，教导大家洁净心灵，让自身脱离苦海，更使人间变成净土。我们读《金瓶》，知道作者相信这种“原始佛教”的道理。可是佛教用以宣教传道的文艺，从《阿含经》中的本生故事到一代代的变文和宝卷，多有夸张荒诞而且十分滑稽的话。比如我国道家的宗师叫做老子，儒家宗师叫孔子，弟子对他们的尊称只是“夫子”而已；但佛家叫宗师释迦牟尼做“大雄”、“能仁”、“世尊”。《阿含经》说释迦具有“卅二大人

相”，那是三十二种尊贵特征，其中有些像只鹅（因此佛祖也叫“鹅皇”），又有些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讲出来；释迦小皇子才从母亲胁下生出，就会说“天下四方，惟我独尊”（气得有一位禅宗祖师要将他一棒打死喂狗吃）。这些话语与释迦创教的精神并不融洽，是否可笑或可恼，犹其余事。怎么会这样的呢？原因是信仰已经变了，释迦所不取的神话迷信在他圆寂后陆续从别的信仰中传入佛教里。变迁是宗教的平常事，耶稣教同样变得面目全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个小故事，讲耶稣重生世上，教廷所设宗教裁判所的裁判长将他处死，因为他不合时宜了。）来到中土的佛教以密教和显教的大乘为重，密教固然专事法术，大乘也宣称能够为善男信女护持，帮助避祸求福。至此，信仰堕落，僧伽亦不免腐败。《金瓶》没有隐恶扬善，书中讲到有些僧尼为争布施就互相中伤，而西门庆有一回捐了银子给庙宇，吴月娘再有所规劝时，他哈哈大笑说既已捐输，功德已积，再为恶也不愁减损富贵的了。这样的宗教信仰还不可怕吗？看来书中胡僧药的情节，表面说西门纵欲亡身，深处还隐藏一点告诫，教世人不要向法力求福，免致断送了慧命。僧伽和信众间若有利益交换，宗教文学会更用力讲神灵的大能，但是这种故事只能够令信众慑伏，却与他们的生活失了联系，不能帮助他们警惕和修行。那么，应该怎样宣传佛理呢？《金瓶》的答复令人耳目一新。这小说讲的不再是佛陀菩萨千百年前的神异，而是凡夫俗子今生今世的罪孽，作者要用这方法把信众带回到原始佛教去。小说的主体既是西门和妻妾等庸夫愚妇的生活，内容当然就是一道“贪嗔痴”的毒流，漂浮着琐碎的吃喝玩乐，夹杂着妒忌、怨怼、争吵、陷害。要绘出这种人生的整体，床第之事怎能避过？《金瓶》于是走进了明中叶后文学艺术的一种潮流里。但作者同时用了更是多得多的笔墨在一件其他作者所不愿多语的事上，那就是死亡——佛家称之为“无常”的人生重要课题。

这册小评论以《金瓶梅的艺术》为题卅年前初版于台湾，现在再在大陆面世，内容没有更动。论述的字里行间可以见到我下笔时的兴奋，那时人还年轻，受过长久西洋文学的教育，乍睹这本小说，惊和喜都掩不住。管见中可以修改和补充的地方必定很多，诸如作者擅观事情不同的面相和相歧的意义，这种目力或者是他参透佛家二谛之说得来，我在小书里尝试讨论，但讲得并不好。我的过失与不足，若能起一些刺激作用，或者成为反面教材也好，让《金瓶》这本旷世巨著更为国人赏识，欣幸何似！

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特别是为此费了许多精神的方晓燕编辑，我衷心感激。我还须向纪赞教授致谢，若非他在教研百忙之中帮助联络，这书也没有机会与神州读者见面。

孙述宇

二〇一〇 香港

# 目 录

自 序 / 1

前言：国人忽略了的小说 / 1

各种真假缺点 / 4

写实艺术 / 10

活力的表现：几个小妓女 / 17

应伯爵 / 26

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先河 / 34

宋惠莲 / 39

表里之别 / 53

德行：吴月娘与武松 / 61

痴爱：李瓶儿 / 72

嗔恶：潘金莲 / 83

庞春梅：《金瓶梅》的命名 / 92

西门庆：贪欲与淫心 / 99

平凡人的宗教剧 / 109

余论：布局与成就 / 118



## 前言：国人忽略了的小说

《金瓶梅》是一本质和量都惊人的巨构<sup>[1]</sup>，篇长凡八十万字，对中国小说的影响非常深远，因为后出的两本名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学效本书的写法，而这两本名著，后来又各有不少模拟之作。

但这样的一本小说，照理应当有很多人仔细研究过，写下很多文字才是，但事实上却没有。（编者按：本书著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国内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与评论都比较少。）这小说的艺术成就，在晚明袁石公写了几句诗话式的评语之后，直到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出版，一直没有详细的讨论。大家讳言“淫书”，是个主要原因。当年胡适研究旧小说，研究到《醒世姻缘》而不及这本。后来发行的旧小说，把《红楼》和《水浒》都校订了出版，《金瓶》的版本问题虽然更需解决，却受不到这种优礼。只有大胆的吴晗，在一九三三写下《〈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对作者问题比较认真地讨论了一下<sup>[2]</sup>。

《金瓶梅》是很需要好好校订过，也很需要好好地评介一番。尽管小说还很易买到和借到，仔细看的读者今天已是少之又少，一般人都是慕“淫书”之名而来，只翻寻那些讲述房事的章



书又写得深沉，比别的中国小说都深沉得多。一般人若是带着看淫书或看消闲书的心情来读，看见只有些家庭琐事。

节。我们也不能全怪读者，因为这书是的确很难看的。字数惊人之外，书中生动的对话多是明末山东的方言，今日的读者往往读也读不来，更遑论欣赏那特别的味道。版本又糟，几个版之间大有出入，而每个都有讹漏。小说又有不少当今读者不喜欢的“缺点”，使我们从开首就对它生出偏见。而书又写得深沉，比别的中国小说都深沉得多。一般人若是带着看淫书或看消闲书的心情来读，看见只有些家庭琐事，没有《水浒》中的天上星宿降生来播乱尘世与讨平辽国，没有《红楼》中的补天遗石降生为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公子与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小姐恋一场最漂亮的爱，怎么肯看下去？

[1] 本文根据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日本大安一九六三版，依照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引文时，偶用康熙乙亥皋鹤堂张竹坡评点“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正，并改用几个当今通用的新字——“每”改为“们”，“他”改为“她”，“的”改为“得”等——以利读者。

[2] 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后来收在《读史札记》（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姚灵犀的《瓶外卮言》（天津书局，一九四零年版）也收了此文。

## 各种真假缺点

我们且先把《金瓶梅》的缺点提出来，说清楚了，作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书的文字不很匀一，并不是每章都好。开头和结尾比中间差得多。小说是从《水浒》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私通的故事衍生出来的，开始时整段整段地袭用《水浒》，写起来并不比《水浒》高明。（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潘金莲的故事是《水浒》中了不起的艺术成就。）西门庆娶孟玉楼比较有趣，领一群帮闲嫖客上李桂姐的院子也有趣，但是潘金莲私通仆僮，以及西门庆勾上李瓶儿，都缺乏写实的力量。小说要到第二十回前后才好起来，从这里直到八十回前后，是小说的精华所在<sup>[1]</sup>。但是到西门庆死了，作者便好像泄了气，到潘金莲再死了，下面虽还有许多字数，但更没有劲了。以后的章回，由一些“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之类的故事改写成，究竟是作者胡乱凑成一百回，还是他人续貂，我们都无法知道。无论如何，要评《金瓶》的艺术，最好还是以中间那六十多回为主要根据。

小说另一个缺点，来自作者劝善的作风。作者讲故事中间，常要对“看官”讲些道理，进些忠言。当今的读者会不高兴作者这样闯进故事里来，又会疑心这些忠言是作者写淫书时的伪善姿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歎



小说是从《水浒传》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私通的故事衍生出来的。

态。其实“作者闯进故事中”是旧日文学的惯事，中外皆然，我们也不必太生气；淫书作者虚伪地劝善惩淫固然是常见，但我们细读完《金瓶梅》，都会相信这作者倒是一点儿也不虚伪，他若不诚恳，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金瓶梅》中劝善说理之为缺点，只是由于这使作者心中存了先入的成见，因而窒碍了他的艺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是一流的，有时我们发觉他的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十九都是由于他要劝善，要说理，据着抽象的概念来创作，犯了作家的大忌。潘金莲可能是个好例子：这个女人占了书中很多篇幅，也着实花了作者不少精神，然而她的真实感来得很晚，读者看了半本书，仍然感觉好像只是听见人家说这女人怎样怎样，不像看见她的真身，原因也许就是作者心中早存成见，要写一个害人的淫妇。

《金瓶梅》在文字与情节上错误多得不得了，在未有完善的校本之前，读者要是不肯海量包涵，这小说就无法欣赏。但读者应该包涵，因为错误尽管多，作者的责任却未必很多。拿文字上的错误来说，那些在历次传抄、合法与不合法刻版翻印中各种“手民之误”，实不应算到作者账上。当今欧美体面的出版机构，有完善的编校制度，即使作者写错了字也能校正，“手民之误”当然是少之又少，古人没有这种福气，从前的文学作品常常都是疮痍满目的。

至于情节上的错误，又要分开故事各部不相符与故事和历史不相符两类来说。不符史实的情形，不外是拿了作者当代明朝的事实来叙述书中宋朝的故事。清人常常据此来嘲笑作者浅陋，又因而断定此书不会是博雅的王世贞的手笔。其实，与史实不符的文字，出于史家便是错误，出于文学家却未必是错误。莎士比亚剧中这种例子可说是车载斗量，而现代学者编注这些剧本之时，只把事实注出来就算了，并不觉得需要嘲笑莎翁一番。像莎氏乐府与《金瓶梅》这样以今日的事情来讲先朝故事，其实有一种特

别的艺术作用，就是令当时的读者观众倍觉亲切与刺激。《金瓶梅》里面的太监和理刑官，当然是明代而不是宋代的作风，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金瓶》又不是史书，甚而不是严格的历史小说，而只是沿用《水浒》的时代来说人生，这样，说到官场，扛出当代的理刑和太监，内容更丰富了，艺术上的真实又不损，为什么不可以？作者肯定是思索过这些道理的，浅陋的是那些嘲笑他浅陋的人。

故事本身的谬误就不免影响我们阅读的乐趣了。谬误的主要来源，是故事中大量夹进的曲子与其他描述性的韵文<sup>[2]</sup>。拿万历年间的“词话本”来说，曲子与韵文之中，许多都是可以删除而于故事无妨的（事实上崇祯年间的《金瓶梅》已经删除了很多），更有不少是由于具有谐谑嘲讽的本质而会破坏故事的写实风格的，比如裁缝、医生、稳婆等人的嘲谑性自述，戏子在官员宴会中大唱嘲骂贪官的戏，西门庆死后妻妾上坟唱的悼念曲子等等。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把这些戏曲的来历找出了不少<sup>[3]</sup>，但戏曲都是《金瓶梅》的作者抄进书中去的呢，抑或其中有些是书商附加以广招徕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晚明曲子盛行，书商可能想讨好读者，加以《金瓶》又是本受不到保护的书，那些令版本学者皱眉的“闽贾”及别的书商可以为所欲为。所有这些谬误，将来出一本好的校本<sup>[4]</sup>，便可消除，但在未有这校本之前，读者只好忍耐一点。

但这书的错谬无论怎样多，终是瑕不掩瑜。我们即使拿着最差的版本，只要不存成见，有耐心地看下去，必定会看出这是天才之作。这书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相似的地方很不少，我们提到两者都爱以今说古，此外两者都爱说笑话，都不避忌情欲，而致让人诟为淫猥，但最要紧的是，两者都是很多瑕疵的、不以谨慎见长的天才之作。这样的作品，要吹毛求疵是容易不过的。但是，为什么不看它们的优点与成就呢？

[1] 夏志清觉得小说的精华部分始于第九章，终于七十九章（即西门庆的死期）。见所著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hin Ping Mei"*, pp.169-170.（此书中文译本名《中国古典小说》）

我的印象是，小说在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已与《水浒》的味道很不同，因为一种很突出的讽刺文体已经出来了。（甚至早在西门庆潘金莲入马通奸时，“竹坡本”的叙述已比《水浒》进了一步，但“词话本”则依随《水浒》。）但那种在别的旧小说中罕见的真实生活的感觉，却要到廿回上下才浓郁起来，而第一个深刻的故事是廿二回出场的宋惠莲。

西门庆在七十九回死后，小说就松懈了。但正如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收在文学出版社编的《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一八三页）指出，作者并不是无意写完陈经济和春梅等故事的。潘金莲的死写得很有力，春梅的“重会月娘”、“游旧家池馆”、“淫乱丧生”等也很有意思，大概都是原先构想通的项目，只是动笔写时已没有劲了。陈经济则不知何故，从头到尾都得不到作者同情，所以一直没有一点深度。作者后来为什么没有劲了，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不是不能想象。创作的冲动是个神秘难解的问题，作者写完一个角色或一个阶段后疲乏起来，这是很可能的事。

[2] 当然还有别的谬误，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孝哥出家的年纪、西门托生的事（还有李瓶儿托生的事），但这些还不算太多。

[3] 见所著 *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 10.1 (1963)

[4] 《金瓶梅》的版本问题，可参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长泽规矩也（《金瓶梅の版本》，附于东京东方书局所出《金瓶梅》日译本内）、韩南（P.Hanan, *Text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N.S. 9.1 (1962)）等学者著述。

至于校本，我的管见以为应该以崇祯或康熙本为基础，因为这两个差不多的版本文字比较好。（比方李瓶儿死前，潘道士来作法，万历“词话本”让读者觉得他真有超自然法力，但康熙“竹坡本”的叙述则表示他的法力是真假之间，而只用人的心理便能解释那些现象了。）一九三二年山西发现万历本时，学者以为这是原刻本或早期刻本，并以为崇祯本源出于此，但后来韩南研究版本与任希之研究句法（James L.Wrenn, *Textual Method in Chinese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清华学报》新六卷，一九六七年），都以为万历本和崇祯、康熙本分属两枝，而不是一脉相承的。





小说在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已与《水浒》的味道很不同，因为一种很突出的讽刺文体已经出来了。